



勅封文林郎山東東昌府冠縣知縣鳳

墓誌銘

山東副使汝州張君維新以歲甲戌與余同南宮

籍奏云於是其尊人封文林郎山東冠縣知縣鳳

山公卒將葬副使君哭授書使者令踰汴涉潁浮

淮渡江以來曰天乎孤之不獲比於人子也孤願

以藩臣養吾父者數矣而會拜今秩弗敢請也孤

徼靈捧表亦惟吾父故歸而迫數舍近矣而吾

父弗能待也天乎孤之不獲比於人子也惟是墓



石以累子余覽書悲焉質所爲狀則其州太守方君應選方君亦與余同籍奏應天其人備文武質不諛且訟言非憲老學宮希睹公面也則公明德遠矣余乃按爲誌誌曰公諱從易字以時鳳山其號家汝上亡慮若干世大都閭習不耀而自公之祖高厓公克用始倅某州州倅生栢菴公粹娶於孫生公公生偉骨相栢菴公竒愛之顧不幸甫三歲喪其母孫實祿於祖母何以長栢菴公撫公泣曰是兒似李密耶微吾母誰爲吾子者課之讀輒

憶試之藝文蔚紛以藻栢菴公則又喜吾門待吾子而大日者告我矣而亡何公復不幸喪栢菴公當是時公內不勝痛而外不勝宗人齟齬業幾墮然公解批導窳終亦弗爲窘也而久之服除遂娶於丁爲封孺人公推家秉孺人身卒業所謂清溪觀者尋推擇郡諸生試即傾其曹偶藉甚獨都肄連報罷公仰屋咄咄日者欺吾翁乎抑吾子寔當之於是副使君七歲矣而公有異祥公又居副使君所謂高厓別墅者旦暮督之峻又七歲副使君推

擇州諸生又若干歲籍奏河南明年捷南宮又三年爲丁丑 廷對成進士而後公愉快可知也進士以次當拜令得冠時執政方好束濕吏事以刻核爲聲公戒冠令奉法循理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厥後執政敗諸爲刻核者名沉永滅而冠令用循良召入給事中公又戒給事官以諫爲名勉旃報 上恩無以二老人爲念給事乃發舒効懇款 上兵大內疏謹微貴介濫觴賢書疏更轍中七饑疏賑急飛輓費不貲疏剔蠹言官坐言廢疏獎

直它封駁一歲中凡十餘上間以啓事入侍文華勸講徹所賜 上尊珍膳出差公子舍公引丁孺人額手謝宴而歌天保而後公愉快益又可知也然給事竟以數言事不獲久居內擢叅議湖廣而公無幾微惟是丁孺人溘焉扞帷漸老而單公悽愴不自得叅議奔自楚所以順適公百方進名碑佐臨池進騷雅副墨佐吟進花石觴豆佐扮榆社中會而公忘亡矣叅議起藩山東擢副使公一疾遽卒則辛卯六月廿又六日也逝生嘉靖癸未公

孫守仁集卷之六  
爲德於鄉非一自副使君成進士業置負郭百畝  
爲義廩贍其族置塾誨族之子弟晚而屬歲祲公  
益捐餘錢輸幕府以風舖殍瘞骼爲橋道以濟汝  
洛之間義聲爲滿公又善感諭人有闕於墻嘲數  
言立解豪生截公門使酒走匿若弗聞生醒愧悔  
諸爲長者多此類以故公在而閭里化之沒而填  
戶哭嗟乎公之明德信遠矣公配丁孺人婉慧有  
淑進士雲峰公女也蓋聞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  
世有有用之用有不用之用公固一諸生以老澤  
不出其鄉然副使君推其緒餘焚香伏蒲徃徃多  
天下大計公不用以副使君爲用用乃大光矣身  
食隆報享有榮名不亦偉哉彼薛宣行縣置吏職  
萬年教誥怒不省此其父子間獨何也余又按爲  
銘銘曰

至道之精精於治身守一處和物將自親廣成  
謂天黃帝下拜宮於崆峒至今勿壞公家是間  
實遭異人授以其秘俾之維申我握其精棄其  
土苴有推而行以雨天下不用用光大德德忘

孫宗伯集 卷之八  
天疑天行返於芴芒魄則歲是勿震勿毀爲銘  
幽扃以詔來祀

粵始興醫學訓科巖山譚公暨配李孺人合葬  
墓誌銘

自余解宮官行服於家而粵始興譚文學先生來  
教諭吾錫先生孤介寡合士也然獨昵余而余亦  
獨嚴先生一日叩門拜而後言吾先子訓科公之  
葬也吾叔父司徒公實銘之然而門以內筆也吾  
先慈之與訓科公合也吾司徒公之門人陳博士  
某狀之而未有銘也某不肖適有天幸辱在茲土  
敢以合葬之石請余謹謝不敢當而先生左遷王  
國官吾錫之薦紳大夫與諸生席函丈者無不惜  
先生去以戚而先生顧私獨喜曰吾乃今得擁破  
甃以歸以不朽吾原下人矣請余請益堅余又謹  
謝不敢當而先生留津下不去示堅决不浮慕也  
余其可終讓訓科公者諱大中字宗正南雄始興  
人境有南巖山公愛其竒勝因自號巖山云其先  
出宋朝散大夫文煥公之後文煥公事行具郡志

中六傳爲銅川授敏銅川公子懋材懋材子爲壽昌丞遜壽昌公子昇昇三子其季爲醫學訓科公驥驥嘗用壽昌公命越世序而後其祖叔恭其後以司徒公大初貴卒與昇皆累贈戶部左侍郎是爲公父贈公配劉公嫡母也生母亦劉亦皆以司徒公累贈淑人公與司徒公爲同母兄而公獨爲其嫡所竒愛生不離襁褓祿帷纒之間以長疑不慧然公實非不慧也

或進諫曰夫人亦愛子乎

父母而真能爲愛子者非愛之响嘔美衣食也愛之以藝業使游四方故男子生而弧矢縣其門所以志也當是時贈公方以醫領職事蒼梧幕府蒼梧幕府者東西粵總鎮建節其地得便宜開局曰軍門醫學盡辟所轄官醫之精其技者更畚肄其間曰上班而贈公以其邑訓科名高見推擇爲領袖於是嫡感諫者言令公提藥囊侍贈公則盡得其方又以贈公指從宅師受鍼灸八法盡其術又旁習星卜諸小道盡其變化而後知公之果非不慧也公旣於醫精其於拔沉痾一切隨手効遂

以世業補其邑醫學醫生十年爲其訓科會贈公  
自幕府請老公竟嗣其職在職又十年而公引疾  
歸則司徒公舉於鄉當偕計北公不忍其獨行也  
護之京師親見司徒公成進士而公乃翛然鼓柁  
而南歷齊過魯涉淮浮江度吳絕越盡攬中原上  
國文物聲名之盛而其先往來蒼梧間又已極瀟  
湘洞庭武夷仙巖幽遐之觀一筇雙履幾遍宇內  
而後知公之果能游四方爲男子事也公雖隱於  
醫乎乃其爲人長者坦衷質行斤斤一稟繩墨以  
故嗣幕府最久上下一口稱之曰賢彼其中心誠  
信於士大夫非獨用醫重云而自司徒公踐華裾  
津公之爲長者益甚有懷暮夜金要公居間公正  
色拒之固郡太守約以通家禮見積數歲弗能得  
也即以疾請亦避弗應曰吾老弗任醫且吾終不  
欲以吾故而損吾弟名杜門檢方書寡所酬接間  
獨喜從田間野老沽村酒一鮭一菜引滿索醉古  
朴真率有五柳柴桑之風焉配爲李孺人諱明貞  
處士北隅公華女母某婦也十八而歸公兩劉淑



人嚴持新婦嗃嗃孺人事之婉孌有儀曰吾幼所  
事吾父若母如此也子生而才脫簪珥佐之讀筆  
勅不少借曰吾聞吾兩姑督汝叔如此也嫠而總  
家政特井井墓以有田所居以有室廬內外事一  
切治辦曰吾先君子遺令如此也老而輕萬里程  
就其子祿養溧陽曰吾兒子不欲旦暮也  
此也而其後蒙 詔恩有司給肉與帛  
曰

聖孝錫類鄉里以爲榮蓋自孺人歸公 公往  
往有蒼梧之役孺人則代爲子公沒孺人 爲父

今妻壽母卓秉明淑晚而丁威朝邁異數雖時與  
年會亦其純德備福所私於天厚矣公生弘治丁  
巳卒嘉靖辛酉孺人生弘治己未卒萬曆丙戌子  
男曰次即先生所繇溧陽訓遷諭封川起諭吾錫  
者也余惟道之精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天下國家  
世但見司徒公致位文昌顯名 朝廷以爲儒之  
大而不加調劑補洩以佐燠寒慘舒侵蝕之偏  
公所操固性命之樞也其鄉國但見生死肉骨比  
於倉公扁鵲以爲克推隆贈公之傳而不知公爵

然好修澹泊寡營其所身有固儒者之粹實也孺  
人德齊而壽考過之夫非公活人多不自享脩齡  
大年而造物者特推其餘以畀孺人而報公於冥  
冥歟然有子教三邑所造士無筭植節勵風出處  
具有終始儒之用卒不爲不大而活人之世澤其  
將益衍以昌無疑也爲之銘以俟銘曰

繫儒而醫已疾扶衰贈公之遺繫醫而儒矩蹈  
繩趨以兄司徒醫以暢澤儒以傳軌振鐸起迷  
文學之以有美媿德望若鹿門歲斯安斯長彼  
蘭孫胡軌弗傳胡澤弗延彌大而宣後千百年  
視予銘以然

醫壽官楊村呂翁墓誌銘

江陰楊村呂翁卒而其從子應鍾喪之哀曰天乎  
自吾父逝而吾伯父猶吾父也吾伯父不予吾弟  
應律以天而吾猶子也而今已矣其如何則又曰  
夫死生命之恒也蕃悴數之值也窀穸人之歸也  
金石事之永也吾其從史家乞一言以徇吾伯父  
地下矣齋而詣余泣請銘余雅聞呂翁爲人而又

悲應鐘指不敢辭呂翁者諱講字明學所居楊庄  
因號之楊村云呂翁非實呂姓也呂故承氏自宋  
迄元入我明世負江而居間有仕邑宰者自呂  
翁之曾祖俊丁家難早卒子巢雲公坤貌焉孤童  
耳其母周祗而之所自出呂匿焉呂拊循之有恩  
巢雲公矢曰生我者呂也吾子孫世世不得復顧  
承氏矣遂冒呂氏巢雲公之廢儒而醫以病痿故  
傳子春林公夔而醫大著春林公娶於李生兩子  
爲呂翁兄弟而醫又大著初呂翁髫時巢雲公尚  
無恙也一日召呂翁前勅曰吾使汝兄弟儒而偃  
蹇以老乎孰與醫而頡頏以名乎吾材汝審矣汝  
何擇術焉呂翁跪對曰惟大父命乃亦廢儒而醫  
盡得巢雲公禁方及藥論書偕其仲陽橋翁讀切  
磋究之宅日雜出視人病察色脉傳變相與設疑  
難美功效同者十九不同者十一而後知巢雲公  
之材之弗爽也病者家以得呂翁兄弟一藥而安  
以不得呂翁兄弟一藥而危聲價鵲起幾揆春林  
公出之上而後知呂翁兄弟之名之果頡頏也然呂

翁不獨名醫而已其治人病人治而我收其功  
 不必我出我治而人收其利利不必我得無乘危  
 無釋安曰吾聞諸先大父之與人交率意哆口不  
 習為苛禮踈節一言投契雖終身可也間譚說古  
 今人成敗慷慨感憤撲漱淚數行下人目為迂曰  
 吾不諱迂丐貸無所取橫逆無所較焚券拭唾曰  
 吾師乎晚而用 詔恩拜官服歲不四三御邑令  
 召鄉飲不再往曰吾德不任此仁心為質蟬脫聲  
 利第好讀古人書泛濫經史不專軒岐家言好誦

詩憶可千首好蓄名賢画染諷咏展玩翛然清遠  
 而後知 呂翁之卒未嘗以醫廢儒也 盖 呂翁所自  
 迹與應鐘所為余迹者云爾而余益訪求 呂翁遺  
 事欲盡其為人則潛德嫩行甚夥不勝書夫急知  
 已疾而逆之淮執不令具資斧一何篤也疾凡在  
 死法中戒其家勿宅治宅治徒損金錢乃無益又  
 何憫也終老躑躅衢路不休不遠卻步不暑加盖  
 復何質也出入必薦所嗜於先園花開必折以獻  
 若對若思又何孝也遇佳山水扁舟獨往留連不

忍去益何曠也。逍遙待盡檢所愛圖書且披且吟  
禁母得呼佛抑何定也。夫是者不獨無廢儒又類  
知道也。余又安能盡。呂翁呂翁卒萬曆庚寅距生  
正德戊寅配蔣氏繼娶李氏亦無子。余考齊倉公  
師慶年七十餘無子。遭倉公喜方授以其書史公  
傳倉公動必稱師慶。然不言慶何如人也。呂翁亦  
年七十餘無子。然有重名於時。又親其從子應鐘  
克紹明德潤色其業。此之所托以方慶不亦幸甚  
無憾哉。乃其爲人進於技矣。余故寂而列之。付應

鐘納諸其幽。今後世有考焉。銘曰

彭澤生輓香山自名齊。一生死逍遙醉醒。呂翁  
慕之垂老有述曰。無胥諛世好曲筆。我筆無諛  
費此玄室。必孫而刊小阮之忠。醫術儒行合爲  
一志。以詔來茲。其兩勿媿。

太學古涇華君墓誌銘

余不習華太學古涇君習其子。諸生窩云窩與余  
同。以丁卯游於學宮。采采芹藻之間相樂也。余爲  
諸生七年。用射策中科。而窩一旦厭棄其業。罷諸

生籍又十八年余還守先人家浮沉里門而寓持其尊人喪未塋也衰而詣余言請銘墓問誰狀則趙郡丞道隆郡丞嘗別駕福州余邂逅之福州其人擇言而發擇地而蹈之非苟爲諛者狀宜信然余竟讀大都言家庭之恒節非有殊尤絕跡於世也而又偃蹇守太學以老名不挂選人澤不被閭左安所名不朽焉雖然公之爲承德郎尚綱公子也嫡而兄者三而公居季稱孽子矣而公不自菲薄方迎師求友切磋經生之業十六補郡諸生十七進太學志行醇美爲倫大司成所寵異弱冠婿於秦婦翁贈奉直公泮太翁宮保尚書端敏公也端敏參機務留中稱貴婿矣而君不自侈汰兢兢踐繩墨爲喬太宰魏大理諸名流鉅人所進承德公且死分異諸子田廬君獨得所謂劉團橋者地偏以瘠稱下產矣而君弗爲較勤以補瘠屹然植立於澆漓囂溥之中以寧厥居晚而困長賦稱落門矣而君亦弗爲摧食麤衣韋儉以補約以卒無乏絕蓋公鬚髯如戟好面折人過似亢厲然其中

心開爽無它城府纖嗇不輕予人一錢似篤於利  
然畏名義厚倫理非其有不取於其先人家法庶  
幾能力守無勿墜者以余耳目所睹記華山千支  
林林始未嘗不殷厚好禮後稍陵逼彼其銖兩尺  
寸而累之聲色酒食博塞闔爭而屑越之何聚弗  
散何盛弗衰柰何咲儉勤曰毋庸讎禮法若桎梏  
嗟嗟以此持家家可知矣君固無奇行閭澤可以  
不朽乃其處豐履盈常有以自下窘且老顧又若  
不肯下人者豈其嘗游天下士有所聞於名流鉅  
人耶余故不辭而爲之誌誌曰君諱諒字企明古  
涇其號承德公諱燿秩用王國官授嫡母安人過  
氏承德之父爲聽竹公守吉聽竹之父爲怡隱公  
宗壽實惟鷺湖始興之祖其上不具次總之南齋  
孝子寶裔也配秦氏君生於正德己卯卒於萬曆  
甲申余又爲之銘銘曰

史公有言人貌榮名君貌人憎而名弗榮第考  
其平生孝友而勤畊是惟先民之程吾故以銘  
君之幽瑩

郡文學養吾堵先生暨配蘇孺人合葬墓誌銘  
堵養吾先生既卒且葬之二十有三年而其配蘇  
孺人亦卒厥子邑諸生維藩閩南平令維垣 維  
屏將以月日之吉奉孺人柩啓先生兆合焉而謁  
誌銘於余蓋余髫而與維藩維垣兩兄弟者友也  
於先生乎假館朝饗而夕殮於先生乎授食先生  
不以余孱稚厭棄余所以拊循如其子切劘如其  
友而模範又如其師乃余之幸而第也而先生不  
及見也即先生之子之第也而先生亦不及見也

悲夫先生夫婦明德熒汨懿具在事狀余得藉手墓  
中石舒生平之感其安敢弗力謹按先生諱鴻字  
鳴秋養吾其號吾無錫之堵自義興徙其先有志  
三者生文王文王生理理生倫倫生樂耕公岳先  
生父也樂耕公行古之道厲操行鄉人尊爲長者  
配薛繼曹實禱於句曲山而生先生先生之生也  
樂耕公春秋五十餘高矣而先生質又敏慧樂耕  
公私獨喜撫而曰兒將大吾門耶華陽神告我矣  
六歲就外傳受章句十二習爲制舉文弱冠僦居



邑城之崇安卒業焉夏不惟冬不被攻苦食淡晝  
夜兀兀以爲常功幾與苦行頭陀埒而後獲以丙  
午成郡諸生也是時樂耕公夫婦老無恙先生愈  
益奮汎濫百家言咀其英華幾一當京兆試慰二  
老人意而四上應天皆報罷二老人又相繼物先  
生泫然曰天乎親弗待矣而守青衿何爲乎且吾  
幸有子吾休矣於是維藩兩兄弟並斬蘄露頭角  
先生業爲擇良師友身又自操督之極嚴竟兩兄  
弟所繇立本之績學亦嚴父力云先生少而具卓  
識自樂耕公好行德戶納畝千宗親以匿徯而我  
以域逋先生跽請曰此夫以虐畝以賈實累者也  
盍洗諸戶空而累釋而後樂耕公之於耕樂也母  
曹之在殯也而倭適來焚掠特慘先生哀號籲天  
計無所復之則倉皇陳牲酒米蔬於庭而大署其  
屏曰幸甚母燬我先骨倭遶棺大嚼去竟以不火  
人謂孝感先生恂抑善下人足不肯踐公府而獨  
不能忍強禦豪有假長賦魚肉人者執張甚先生  
恚曰是里虎也我必櫻之立白諸令繩以法閭井

始貼席凡先生所重然諾所謹取與燕居必衣冠  
終其身不習爲狎游譎浪矩矱森肅見無不嚴憚  
而於宗親故曲有恩意割田以佐窶者醵金以資  
娶者畫山以爲壽者蓋環而家者倚若外府人又  
無不親先生歸馬先生雅病啖喘病得之哭樂耕  
公居平即無一日不病即不一日卧病也歲癸酉  
秋頓劇遂以卒余憶是歲初夏學使者試義與余  
忝諸生甲維藩兩兄弟於童子中自甲乙盛矣先  
生賀余曰同志同遇盍同載泛具區歸乎猝而遭  
狂飈洪濤沸天舟且覆賴先生色定指夫椒以免  
悲夫余輩甫以其夏徼先生靈以活而先生遽以  
其秋死耶且夫不死湖波死牖下天未爲無意先  
生也蘇孺人者父西澗公良弼前母張母王孺人  
生十有七年而歸先生相先生三十有二年而稱  
未亡人又十有五年而見其子成進士又四年祿  
官解以卒孺人之相先生婉孌以奉舅姑辛苦約  
縮以佐讀爲令妻絕甘私餘以養父母老爲孝女  
延師潔滌髓進衣履不以子通塞爲色喜愠於士

言命於官言職爲哲母則孺人於先生其所以內  
外相成生死不相悖者矣先生卒萬曆癸酉七月  
二十八日距生爲嘉靖壬午正月初六日得年五  
十有二葬於祖塋之昭而孺人之合而祔也以今  
年丁酉十二月孫繼臯曰曩余請業西溪之上則  
甚德兩先生一爲王澤南先生其人堅忍強力餽  
郡學宮俛得貢死一爲先生兩先生皆產邑西鄙  
家並太湖而城居又皆在西溪皆有子延明師納  
於余故皆得厠席焉然余窺堵先生外嚴而內沉  
類有體用者非苟文士而已藉令柄事當機應猝  
決謀定慮聲色不動而事集矣惜乎不一遇以死  
式穀似之以昌厥施其在南平乎孺人後死二十  
許年身睹其子之成以報先生地下先生亦永有  
慰也銘曰

學以善植行以嚴操弗逢弗庸咄嗟青袍亦既  
有子蜚黃縮墨辟彼蔗藜報乃斯食淑也道捐  
終焉同藏宅斯兆斯祖宗之苟 煌煌天書有  
來無已我窳厥跡以詔來祀

孫宗伯集 卷之八  
惠泉孫隱君墓誌銘

君諱炯字季明別號惠泉君非實孫姓也故蔣氏族江陰之劉庄自其七世祖竹坡公觀徙吾無錫之湖塘居焉故遂爲無錫人竹坡公生蘿月公椿蘿月公生檜軒公祐檜軒公生慕巖公世昌慕巖公生思仁公輔實後於其姑之適孫而斬者於是蒙孫姓思仁公生太學梓溪公岐娶於錢生四子長炤次耀次煥君其寡少子也世之父母徃徃愛寡少子而君顧以生晚母愛然君生英穎雅不好

弄其諸父西郊公者一見竒之以爲此兒寧馨得而衽之去會它日西郊公自有子乃歸歸而父若母則皆已老矣產亦已折其上腴悉已瓜分諸長兄而二老人僅擁其餘瘠以自支給逋日起君入而低回膝間出而就外傳讀讀不丙夜不輟蔚然文儒也而即不幸二老人相繼以沒遺令授君其瘠并授君其逋當是時君孱焉一孤童諸債家執契券窘子母錢危矣邑又中倭急軍興里胥追呼按籍而窘役益又危矣顧君弗自危也曰吾故農

家子吾力農亦足以佐縣官而封殖其私何必用  
儒起哉所謂吳戴村者君所受瘠也荷耒耜往畊  
焉櫛沐風雨與僮畷分功適有天幸多歲穫以倍  
入而逋漸減損矣以身殉義以義終事而役弗困  
矣蓋自君徙吳戴而田疇墾落芄芄鬱鬱幾與湖  
塘之業埒君之果能用力農立厥家如此君有至  
性方髫鬣嘗身扞梓溪公於盜弱冠而持喪毀且  
骨五十而慕歲時祠祀嗚嗚泣數行下事諸長兄  
猶父撫循諸長兄之孤猶子也不以讒間親不以

久渝愛人尤爲難君爲儉至于米鹽靡密衣不四  
三浣弗易室廬非傾圮弗治而緩急能周人窶人  
佃戶以無携其孥宗黨無庾死於獄則皆以君故  
君爲慎至於朝夕相戒若罟在門若窞在途而事  
至患來即又處以鎮靜籌以理勢神情彌朗名亦  
亡恙夫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君振家開業良  
本之乎勤乃其人寔卓然有以自立故足術也君  
居平好占候醫藥諸書間從野老村氓卜晴雨砭  
疾病効驗多有又好爲吐納偃仰以時修息自詫

孫宗伯集 卷之八  
有得然其晚而爲勤益甚外強而中乾竟以瘁終其可悲也已不竟爲儒用其才當官治民而第用之所陌勞來僮僕殿寂之間詔書不賜爵郡國不舉徵不獲比于漢之孝弟力田而第用捐粟振閭左旌門予冠服以老其又可悲也已君卒萬曆己丑距生嘉靖乙未配靖江朱氏墓亦在吳戴村君嘗以子維圻從余游余於君不爲不深也銘安辭

銘曰

於斯乎徙於斯乎歲粉榆松檟鬱乎相望彼何

老人君其鄉匪瘠乃腴其以子孫永昌

邑諸生文淵談君墓誌銘

談君諱經字子常別號文淵其先汴商也宋南渡來居無錫蓮蓉湖上入 明有諱壽者用從征勞授官七品又累傳而生志廣志廣生景芳景芳生仁仁生軋是爲君父母朱氏君生而穎慧年十二通尚書能爲制舉義氣又最高君父嘗坐事當詣縣對簿君隨之入垂髮爭庭下甚力縣令攜李卜公竒其辯問童子能屬文乎君謹對曰能立試君

書義君奮筆立就卜公乃大嘉賞事遽釋無所問  
於是縣人爲之語曰誰不生男即不如談居久之  
君推擇縣博士弟子負故廣西按察仲山王先生  
與今善化令文峰錢公者皆世所稱文章家者也  
先後講藝縣之洞虛宮中從游者雲集君課其間  
常寂稱入室弟子君又魁然偉人當是時人無不  
遜避君此特芥視一第耳即君亦內自許我固饒  
爲之而君五試應天顧皆報罷然君弗爲沮氣乃  
愈益高曰蘇不敝貂卞不剛脛孰能明其璞中書

上者乎且我幸壯未老終當有我遇者則亦出講  
藝洞虛宮中後生從游亦雲集其遠乃有自白下  
與金壇溧水之間來者徃徃得君指南歸而籍甚  
有名間舉於其鄉而君依然爛袍也自此君乃視  
賢能奏書真比於千佛名經矣鬱鬱銷損竟卒君  
雖業儒生食貧然能恣所進修脯奉其父若母旨  
其又能斥其餘婚嫁其弟若妹又能輔族人光復  
其先世所遺著母廢此皆君篤行大者然亦以此  
無積貲宗黨有相構君爲分別曲直各得所欲去

有寃爲奮白公府即怨家不問也蓋其剛直之節  
信於平日云君且卒呼弟諸生緯與其子訣曰我  
才非不如人志非不如人而今已矣我死必遺二  
老人憂善慰之是在吾弟忠信儉勤以持門戶是  
在吾子言訖遂瞑嗟乎以君其氣身不離庠序年  
不踰艾以死命止此耶其亦可悲也已君生嘉靖  
乙未卒萬曆壬午子應奎葬君小嶺原而乞余銘  
其墓中之石余與君同里閭而君又嘗同學爲諸  
生又先後同出仲山先生門余每從諸門人以春  
秋祠先生未嘗不遇君俎豆間也低回久之未嘗  
不殷勤相勞苦而君亦不可作矣嗟乎余不當銘  
君哉銘曰

君胡氣之高而命之卑僅止於斯彼胡挾持而  
印纍纍而壽永綏嗟談君人忌猶可天孰諒我  
身沒坎珂山深水左木茂樟椽君長此妥以爾  
孫子繁勳

華室談孺人墓誌銘

往嘉靖中少司馬中丞十山談公愷解兩粵總鎮



歸老城東功名富貴一時無兩而介弟鴻臚明陽公悌韋布糲食依然寒素也邑爭言第五之名不減驃騎矣而華在南郭自封戶部海月公麟祥用計然氏言起高貲埒素封其子戶部郎中補菴公雲貴而無釋文未老而謝爲義廩食其族人頗方之范氏父子云封公晚而得今太學次菴君露奇愛之必擇婦曰婦無必名公卿家其人不離寒素者而可也鴻臚公娶於秦再舉而女亦奇愛之必擇壻曰壻無必高貲其家不乏賢士大夫者而可

也於是孺人歸太學君孺人之歸太學君也而封公業前卒嫡某安人益又前卒獨所生薛氏姑在耳孺人所以隆薛氏姑不啻若嫡也食飲必旨其而敬進之筐篚筦鑰無敢或專擅而後薛氏姑乃大喜曰新婦賢幸善事我我無虞瘁矣封公之命太學君也汝父事伯兄而母事丘嫂孺人則亦舅事兄而姑事妯旦夕問起居歲時上履所以嚴楊安人不啻若薛氏姑也而後楊安人乃亦大喜曰娣賢幸親我我無虞間矣太學君稟學戶部公所

而異厥居間而歸省侍孺人未嘗不引樂竿斷機之事相激勉也太學君好招延茂異為文社切劘其業孺人未嘗不潔滌灑益膏火佐之攻也而後太學君乃亦大喜曰吾妻賢幸克匡我我無虞畫矣蓋自孺人稱太學君婦而門以內外無不賢孺人者孺人又識重見遠諳曉大義不落女婦人跼踖閨閣見解一夕盜斧關入勢張甚孺人不錢帛問也急扣薛氏姑寢門身倉皇掖走以免薛氏姑且驚且定泣謂孺人而何第善我而寔生我姁姁德之矣而太學君以父戶部公故所分授田廬降而與其子五人者齒太學君意不無鞅鞅孺人從容言先大人不徒手震南郭乎丈夫在所自致何齷齪計較為且微兄公君寧有今日太學君遽感悟自此絕不以挂口故知嚮者孺人之嚴楊安人非獨引分亦其中心誠不背本也而久之孺人即不予則為營別館飾一姬侍太學君又不子又以一姬進它日果有報後房舉子者而孺人喜可知也曰先大人其終祚君以無遺吾姑矣親卯翼响

濡惟恐傷之疾幾殆捐橐裝召醫巫省視卒以不  
敗長而督之讀斷斷如也卒以觀其成其為門戶  
嗣續計長久如此此其相太學君為勸學助勤比  
於益友而已乎於是遠近亦無不賢孺人且以賢  
太學君能孝恭母兄而不墜其宗也且又以徵士  
不離寒素者其女必賢而能擇人者又賢也孺人  
生嘉靖辛卯卒萬曆庚寅葬孺人梅里新阡而以  
孺人弟太學君信余修狀令二子來乞銘夫弟也  
而居平不輕取姊一錢沒而肯溢一詞乎狀宜信  
然余嘗厠文社嫗太學君久彼其鴻懿淳爍耳而  
習之矣即微狀信也銘安辭銘曰

維詩二南古歌房中關雎夢寐小星在公里巷  
化之俗羨且同世衰教熄遐哉王風巧妒工讒  
索家殄宗有卓明淑惠仁以容姬子吾子曷遑  
匪躬以幸厥先以厚爾終諒古有聞亦往之豐  
鬱鬱高原於作新宮藏斯妥斯祚滋無窮我揭  
以銘詔彼嚚矇

勅封孺人孫室尹氏墓誌銘

孺人尹氏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操江南畿萊陽孫公旬繼配也公受操江命未上而母戴太孺人卒於里惟是含殮誠信畢在孺人公奔歸且踊且號微吾妻誰代吾子乎太孺人之服禫而孺人亦卒公即又悲泣吾妻從吾母地下耶吾弗忘吾母忍忘吾妻於是自爲傳傳孺人而貽書繼臯誌銘其葬嗟乎教之衰也勃谿之俗成而嫖忽之歌聞矣如孺人所稱賢孝婦非乎遂爲誌誌曰孺人萊士族祖諸生天麒父煌孺人腹母柳六月而煌卒生數歲柳亦卒實鞠於祖母薛慧且淑也薛憐愛之甚偃蹇其偶年十七其季父文學某察公諸生中異之以爲貴人會絃再絕孺人乃來爲繼入門逮事王舅姑暨其舅陵川公咸婉孌有儀而獨事姑太孺人久終其天年繼以死初太孺人失陵川公也發且病性又嚴重持新婦嗃嗃鮮所當意公又淹諸生未達孺人逆色望指調肯甘而敬進之以時奉衣襦病走醫巫間拮据績紵累織畱佐朝夕凡以順適太孺人懽其心抑安公讀也而公果

用丁卯舉鄉書甲戌成進士拜大行人選入臺爲  
御史皇華直指之使驂牡而乘驄十九在官十一  
在家太孺人無離憂以孺人在也公自御史又次  
貳大理以陟都御史一意宣風亮采庶幾籍太孺  
人餘年報主上大恩亦以孺人在也而竟相隨  
以死計孺人從公祿卽中分華而享佚月日可屈  
指數耳其可悲也已孺人爲懿烈非一自處妯娌  
逮宗黨下至里婦無所不周睦人人自以德已損  
貲植諸尹親爲長父母使坐糜勅其子必曰積德

積德不專責讀書先後置二媵侍公待之並有恩  
禮無醜窮無溢盈斯皆女婦人所難能者然無大  
事太孺人以身相終始非獨至性亦其於經訓習  
矣孺人生嘉靖卒萬曆壬辰蓋孺人被今稱  
用公御史時詔恩與元配李孺人同贈封者也  
公偉望重臣朝野傾嚮久卽家拜煌煌顯號責孺  
人幽潛寧一二錫然哉臯旣誌之如此而又爲銘

銘曰

女而士兮婦而子兮以奉姑終下而從兮以相

孫宗伯集 卷之八  
中丞往靖共兮嗚呼斯其爲尹吉氏之封兮

華母安太君墓誌銘

安於無錫寂著華又著兩家皆累高賢喬木相望  
所從來久其在嘉靖中華則鴻山先生察繇翰林  
吉士累官侍讀學士視南篆安則膠峰公如山亦  
繇吉士外遷僉事四川地望官階略亦相當學士  
先生有子太學洞菴君伯貞長而材絕憐愛之曰  
必婦名家女而僉事公之季太學膠陽公如石有  
女賢故華所自出也曰必壻名家子於是太君歸

太學君太君之歸太學君也而學士先生業焚魚  
家居然所識拔門生故人滿天下宅日擁車蓋造  
請鶩湖之濱者趾交錯不乏惟是飲食燕勞一切  
需太君取咄嗟辦太君不爲難也曰婦不幸不及  
事吾姑錢宜人幸及事吾翁婦何敢不盡學士先  
生課太學君嚴所招延皆四方名士旦暮各有程  
而太君相以勤太學君斤斤守其家微近畜而太  
君相以禮宗黨有緩急歲時伏臘有贈遺問太君  
僮僕千指飽饑燠寒問太君不問太學君也蓋太

君身不出帷幃足不離機杼而閩內外事斬焉以  
理絕無難太君者太君所難子乃又不愛飾宜子  
之妾以進而太學君有子矣幼而顧復長而督誨  
太君忘其非吾出也即諸子亦忘太君非所出而  
太君有子矣嗟乎教之熄也樛木小星之詩不歌  
於房中而婦以妒敗德士以婦滅宗者豈少乎如  
太君不亦秉詛達識女婦而丈夫者哉吾獨嘆鄉  
者學士先生老矣其少子禮部君叔陽又弱冠用  
名進士起家當此之時太學君伏櫪未衰而其長  
子諸生師臯髫而妙文辭復隱然負青雲之器家  
方隆盛簪纓衿珮堂階映照太君一俯仰而慰意  
可知也久之學士先生以壽終禮部君夭雖太學  
君父子不能埃一第相隨逝矣歲曾幾何太君一  
哭其翁再哭其子更哭其夫菟枯炎寂之變躬閱  
親嘗而後以身殉焉太君所能爲華氏世者人也  
所不能爲華氏世者天也其可悲也已太君歿萬  
曆己丑距生嘉靖辛卯卜以今年己丑啓太學君  
兆合焉禮也吾旣爲之誌而系以銘銘曰

不子而子以胙華氏其傳二禩沒而葬此世號  
皇妣後多受祉厥胙不已

邑諸生涵虛馬君妻徐氏墓誌銘

諸生馬君希尹之妻徐氏卒而涕泣自爲狀來請  
銘曰吾妻江陰人也江陰之徐望於我常州之五  
邑而太學生璜拙翁某與其配秦寔生吾妻方吾  
妻之在室也父若母絕憐愛之吾妻亦婉孌而承  
事也蓋其家嘗一受盜火着其父之身傷焉吾妻  
則亦自灸其臂曰以分痛也父病幾殆則早夜起  
而呼天曰願以不肖女之身代也於是稱爲孝女  
而自歸於吾則以不及事吾先大夫與吾之嫡金  
宜人爲恨所以事吾生毋林與所以事其母無兩  
是吾妻之能順也吾之少也不能問生產吾妻弗  
爲意也吾窳惰不力於學而吾妻乃諫諫弗從則  
往往涕泣道矣吾晝與友朋切劘文史之業而吾  
妻進糝灑無闕夜而篝燈讀而身以女紅佐吾勞  
也吾出而試學使者而吾妻已病然猶歸寧傍父  
母以安吾於試而倖成諸生而吾妻病已篤顧猶



諄諄戒我無佚廢業無利傷行也嗟乎吾妻吾益友也二十而來歸四年而遽棄吾以天遺形永離遺息仍喪斷絃孤雁能不悲乎今之葬也子其幸銘之余嘗考覽載籍婦德之裨士行何其大也故王章憤激於牛衣羊子終業于斷織相成之効自昔而然今亡論馬君所稱而思皆有事實可信即其緝文勵行卓然將振其家聲非孺人之賢而何也孺人生嘉靖戊午卒萬曆辛巳得年僅二十有四銘曰  
相彼凡鳥雙飛並翔鳳兮鳳兮乃失其

凰嗟何續矣鷄鳴之章

王母華孺人墓誌銘

華孺人者故鴻臚梁川王公重道之繼室也本鄒氏父小涇翁泳母郭其氏華者郭卒而長於姑鄒竟乃母鄒而父嶽山翁惺也華鄒皆無錫大族孺人生長其間兩家父母絕憐愛之以孺人婉慧靜莊稱其爲女也建歸於王王又大族也舅曰禮部郎九巖公兄公國史編修堯衢公某父子並踐華質赫奕貴盛家又饒禮法孺人甫入門稱賢姑朱

安人太姑唐太安人無不宜孺人孝謹稱其為婦也編修公卒官禮部公卒於家而王氏遂多事會島夷颺起有司用軍興法百方窘鴻臚公鴻臚公捐橐應之凡以佐縣官城守而家顧承島夷火焚掠幾盡然鴻臚公無深念以孺人外譬說慰解無傷其心而內身拮据以補助之也鴻臚公卒孺人稱未亡人十六年卒睹孤之有立以孺人能教也若孺人者所以為女為婦為母之道何其備也然為人處貴富而多憂勞之攻不出惟繫而嬰門戶之慮故未老而病痺病八年竟卒矣距其生為嘉靖癸未卒為萬曆辛巳蓋余聞里中化行之事其母孝也八年於病而身抱扶卧起歿而慟幾絕者數則孺人有子矣葬孺人前王村祖塋之次啓鴻臚公兆合焉而手狀來請銘余安敢以不文為解乃為銘銘曰

鄒有淑華則嫁歸於王亦繼華奉尊嫜順以下德多有閨門化中道艱良人謝爰立孤陶母亞美崇原水紛迓石上銘照長夜

徐孺人薛氏墓誌銘

孺人薛氏文學澄宇徐翁之配而茂才文光文瑞之母也徐江陰大族素封丹轂所在相望而薛自觀察畏齋先生以名進士起家道德文詞宗表當世其配宜人談也實生孺人孺人生而靜婉觀察絕憐愛之曰吾女不與凡子而會徐翁少而負雋聲擇焉乃字於是孺人歸翁孺人之歸徐翁年甫十六耳而徐翁之尊人忽然捐館舍孺人相徐翁喪葬易戚一稟於禮宗黨內外嘆息諱曰母言婦新不儉人之親徐翁於諸兄弟中寂少田割其瘠者廬割其狹者而又中島夷寇藐焉一孤持門戶若岌岌本業幾廢孺人斤釵釧御荆布拮据操作比於寒女一不以累徐翁而徐翁遂推擇爲諸生所爲文益工聲益起則孺人左右之也徐翁數竒都試輒報罷久之用詔例拜章服聊以自老孺人爲不怡晚而二子茂才亦少而負雋聲而喜可知也孺人則督其二子甚具往往誠曰夫業美家傳譽歸宅相爾不聞之乎勉旃毋遏佚爾前光忘

爾所自出矣而二子並以諸生高等次第廩學宮  
駸駸乎凌雲而擢桂則亦孺人左右徐翁成之也  
凡此皆孺人大者本之能明識道理自其天性然  
觀察閩闕觀刑之教所從來矣孺人生嘉靖庚寅  
卒萬曆丁亥二子請於其翁謀以葬孺人土壙新  
阡而泣詣余丐銘其墓中之石夫遵美揚輝助流  
政教史氏職也余何敢以服爲解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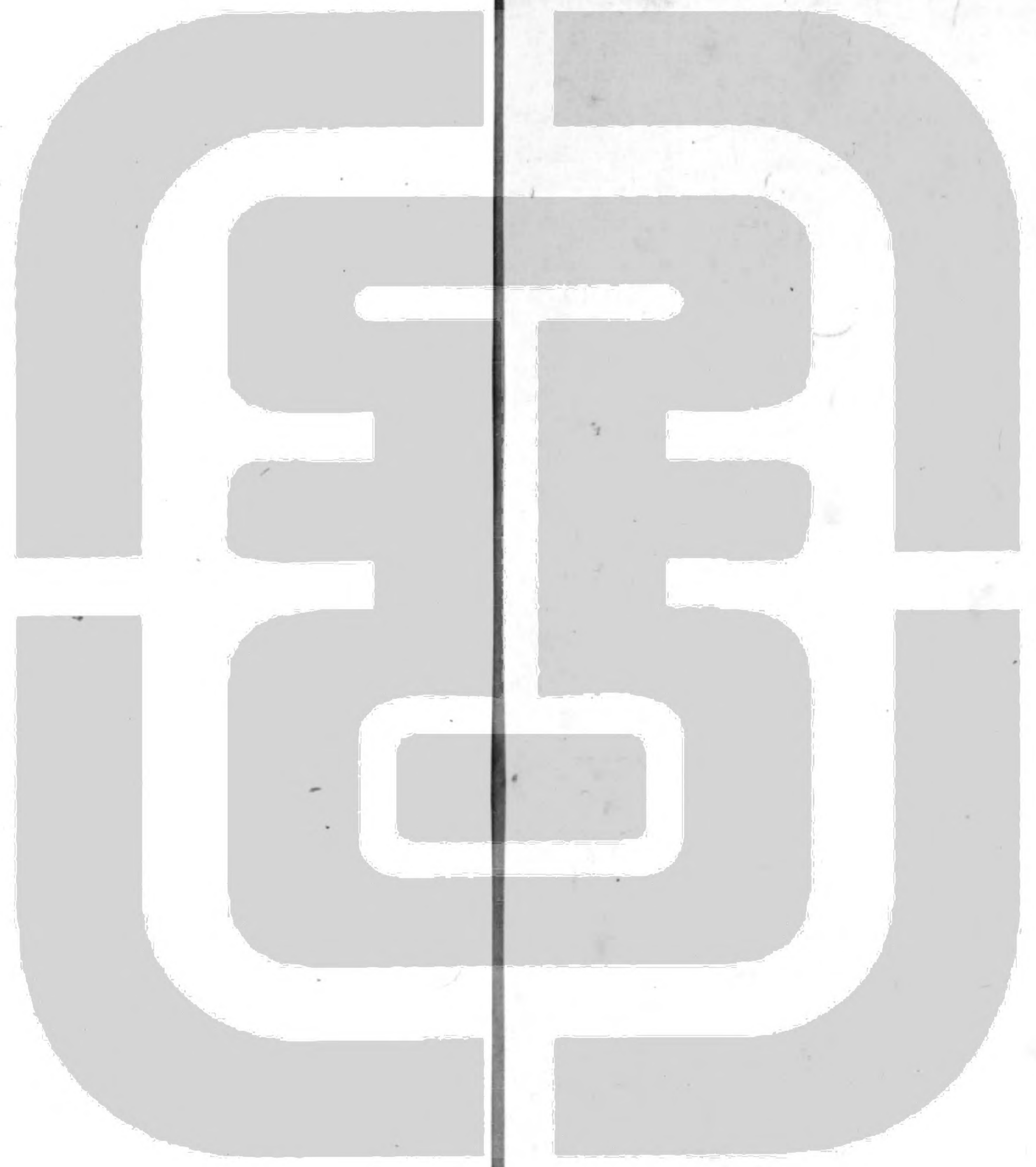
觀察楚楚不媿爲女水食蘩茹文學厚負不媿  
爲婦行汲操春胡德孔良而笑弗長其後將昌  
以爲莽泱視子瑞光

季男源文百拜謹輯

芥子園畫傳

卷之八

八十四



卷一